

黄土

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
调查纪实

肖亚洲◎著

大学生社会调查的扛鼎之作 转型期乡村现状的真实呈现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施祖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于建嵘

“三农”问题专家

李昌平

联袂推荐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厚土

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

肖亚洲◎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 / 肖亚

洲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17-3056-5

I. ①厚… II. ①肖… III. ①农业经济—调查报告—
石楼县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石楼县③农民问题—调查
报告—石楼县 IV. ① F327.254 ②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158 号

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董 巍

责任编辑：邓永标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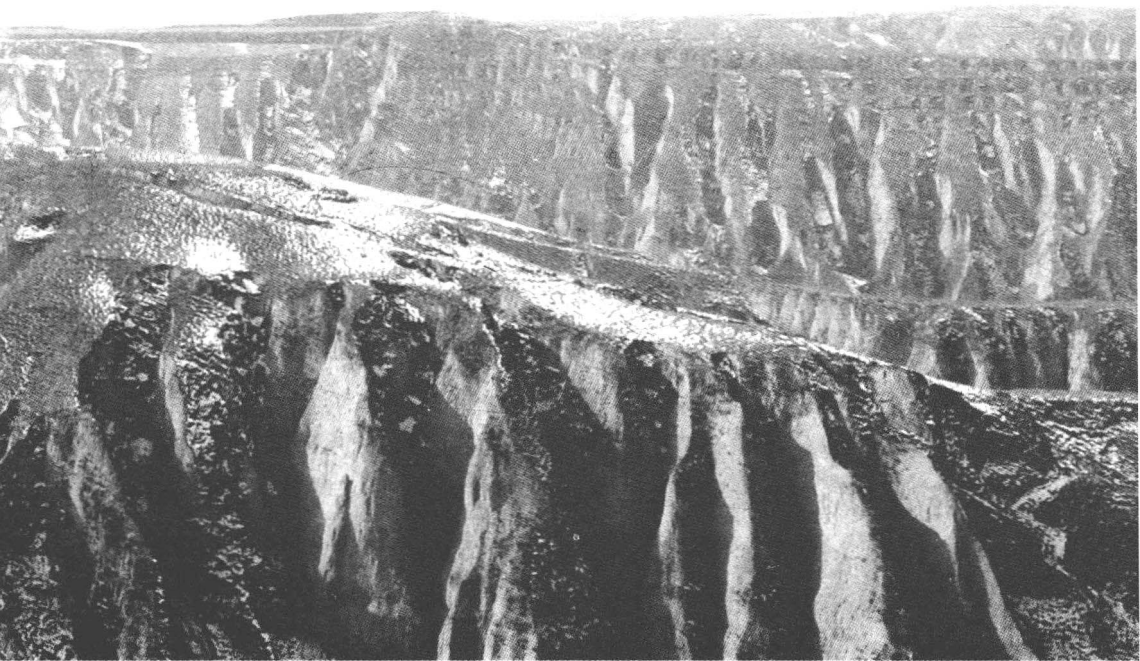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编辑推荐

一个独特、复杂、闭塞而充满魅力的黄土高原小县，一个个性情迥异的小人物，从乡土社会走来，在城市化浪潮下，在未知却注定艰难的命运中寻找出路，努力活出人的尊严。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想象出《厚土》所呈现的那样一个现实底层。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什么在边远的贫困地区农村，生活还这般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不缺少现成的答案，但这些与本书作者的所见所闻却相去甚远。读完这部作品，你或许会发现，我们在书斋里所谈论的底层，很可能只是一个文本化的底层。面对这片土地上的沉重、苦难、困顿和无奈，所有乌托邦式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所有带着光环的东西都无法藏匿。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我们需要多一份真情，多一份责任与担当。

农村成为不少知识人关注社会的重要视域。这部纪实作品，较之于媒体报道更有看头：较大的篇幅，给了有纵深阅读需求的知识群体以更大的满足；大量细节的呈现，则带给读者更显细腻而愉悦的阅读体验——尽管作者所呈现的，未必令人欢欣鼓舞。



序 言

◎ 施祖麟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厚土》一书，是我校一位“90后”新闻专业大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所撰写的“三农”调查纪实。虽然它反映的只是当下我国一个相当局部的地域——晋西吕梁山区石楼县的农村状况，但是，这部纪实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看到了“三农”问题方方面面的复杂场景，看到了生活、劳作在这片贫瘠黄土地上的人们的挣扎、奋斗与艰辛，他们的喜怒哀乐历历在目，如此真切；也看到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农村政策、发展地方经济、努力改善民生方面的努力与无奈，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让人感慨。

非常感谢作者肖亚洲同学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这部书稿，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它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农村画卷，让我读来心潮起伏，久久不得平静！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读到的反映农村基层情况如此真实的文字记录。书中记录的内容，涉及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及婚嫁习俗，以及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落实与乡村治理的现状，内容之丰富，场景之真实，人物之鲜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书内容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时事评论，而是田野考察和人物访谈的真实记录。而作者又没有停留在简单记录、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对于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相当深入的思考。比如，在调查关于“退耕还林”政策落实情况时作者发现，一开始农民对国家政策吃不透，有顾虑，持观望态度，于是县委、县政府出台了“鼓励山地流转，倡导大户承包山地实施退耕还林”的政策。本来这是一种政策创新，但结果出现了一大批“承包大户”，其中还不乏村干部甚至部分县直机关的干部插手承包几百上千亩山地。他们中很多人目的在于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每年少则五六万，多则十来万，八年下来数目相当之大。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有些大户只领钱、不种树，验收的时候糊弄一下。由此，“退耕还林”政策落实的效果被大打折扣，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据此，作者直率地指出：“退耕还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失效”问题，建议“应该修补制度上的漏洞”。可谓一针见血。

又比如，在调查关于农村教育改革情况时作者发现，随着这些年农村学校撤点并校运动急速推进，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吕梁山区，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孩子到更远的学校上学，或寄宿，或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子陪读，成本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由此导致部分村民“因学返贫”和“因学更贫”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于是，作者呼吁：“对于贫困地区农民最真实的需求，我们（那些政策制定者）

到底了解多少？”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一定要“顺应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千万不能“一刀切”。这直指我们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软肋”。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作者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对“三农”问题如此饱含感情、充满关切？为什么对其中各种复杂问题能有如此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在读完本书的“后记”之后终于有了答案。因为作者本身就是“农民的子孙”，生命里或许携带有农民的基因。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进入石楼之前，我一直对黄土高原怀着隐秘而炽热的向往，有一种剪不断的情愫。”这种发自内心的对广大底层百姓关切的博大胸怀，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对社会的深厚责任感。而他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又受到许多学者的影响，切切实实地认识到“乡村何去何从，意味着中国何去何从，乡村治理依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又非常深刻的道理。因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治理者都必须深刻认识的一个问题。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作为一名“90后”在校大学生，作者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思想定力，非常难能可贵。

当然作者也是幸运的，他在大学里受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熏陶，也得到了师长们的谆谆教导：“要勤于思考，追求理想，同时也要关注现实，勇担责任。”于是，他付诸实践了，把自己“置身于厚重的土地，用脚步丈量乡村，用眼睛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农民”。然后，作者也非常清楚，以他“仅有的一点学识和学养，无力为救赎乡村社会的艰难处境找到处方”，他“只能尽可能以包容、客观的立场和眼光，去发现和呈现一个‘远未实现现代化却漫溢着现代性’的转型期乡村社会生态，去解开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的真实境况”。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易。作者最后希望，他的这些文字记录“能够成为观察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尤其是14个集中连片地区内521个县的一个窗口”。我真诚地希望，本书揭示的一系列农村现实问题，能够得到相关方面的重视。

通过多年的政策研究和实践，我觉得，中国“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尚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批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有相当把握的战略家制定出适时的、因地制宜的政策，还需要一批对社会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有清醒了解的政策实践家任劳任怨地工作，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投入和奉献。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上上下下一道努力，中国的以上问题是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的。

是为序。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目 录

C CONTENTS

序 言·····	施祖麟
----------	-----

第一章 高原印象·····	1
第一节 黄 土·····	1
第二节 黄 河·····	7
第三节 窑 洞·····	11
第四节 吃 水·····	16

第二章 枣 殇 ·····	23
第一节 枣 病·····	23
第二节 枣 贱·····	30
第三节 制 枣·····	37

第三章 代 际·····	45
第一节 韩增张·····	45
第二节 张狗旦·····	54
第三节 王丑儿·····	61

第四章 生 计·····	69
第一节 王 保·····	69

第二节 曹海利·····	77
第三节 冯红刚·····	86
第五章 公共政策·····	96
第一节 一村一井 ·····	96
第二节 退耕还林·····	103
第三节 易地搬迁·····	109
第六章 救救孩子·····	121
第一节 郑校长·····	121
第二节 复建村小·····	127
第三节 并 校·····	136
第四节 金 锁·····	141
第七章 乡村婚姻·····	149
第一节 转 转·····	149
第二节 枣 花·····	154
第三节 “劫婚” ·····	162
第四节 光棍村·····	169
第八章 村 治·····	178
第一节 告 状·····	178
第二节 贤人治村·····	181
第三节 第一书记·····	192
后 记·····	202

第一章 高原印象

第一节 黄 土

从山西省省会城市太原坐大巴到石楼县城，翻山越岭，需要走 200 多公里。车过汾阳市，平川地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公路两边进入视线的逐渐变成山了。

进入石楼县境，车窗外看不到平坦的土地。这里是晋西黄土高原了，峁连着梁，梁连着沟，看不见成片的稼禾，也看不到农人。一切与生命有关的绿色都被黄土切割得一块一块，形不成规模。黄土峁、黄土沟、黄土梁、黄土塬，目力所及，皆是浑黄苍凉。黄土高原久经风雨冲刷剥蚀，沟沟坎坎，刀刻斧劈般深刻凝重。

沟壑，是这里最寻常的存在，一条连着一道，一片连着一片，重重叠叠，没有尽头，覆盖了整个晋西。它们以一种伤痕的姿势，伫立于黄土之上，主宰着高原。崖畔的阳坡上站立着枝干盘曲嶙峋，呈现出一种说不清形象的酸枣树，似乎无人在意它们年复一年，什么时候泛绿、开花的，什么时候结果、枯萎的。路边的草长得稀稀矮矮。

贫瘠的土地自知不会有大的收成，但终究没有荒芜下去，以浅嫩

的绿色，昭示着生的希望。庄稼漫铺在山坡上，星星点点。近一点的地块，谷稞和玉米看上去无生气，努力地举着叶子。梯田以外的庄稼地是一点点抠出来的，大者似球场，小者如炕席。这里的人们几乎不舍得放过任何一点能种植的地方，只要下得去脚，能站得稳，就要在春天撒下几粒种子，等待瘦弱的几棵能够有所回报。

这使我不得不思考黄土高原与中南地区家乡平原的区别。平原是舒展、洒脱、肥沃、丰腴的，夏天收麦子，秋天割水稻，四季有鱼虾，真正绝收的年景是不多见的。多样化的生态，使其有着应对生存困境的天然缓冲。相比平原获得生存的便易性，黄土高原是凝重、贫瘠、内敛的，黄土的颜色似乎永远多于绿色，透着一种生存的渴望。它苦难的底色，让人无来由地生出与宿命有关的联想。

还好，一路上大巴车小心地避让着横冲直撞的拉煤大货车，虽然速度受限，但没有出现长时间的交通堵塞现象。在被颠簸得七荤八素之后，大巴车终于驶进一个相对宽阔的山沟，进入石楼县城。从太原到石楼，全程用时近四小时。

张老师早早在车站等我。他是本地人，已退休。他建议我住县城条件较好的宾馆——迎宾楼。房费还算便宜，内部价一天150元，还干净，但很快领略到小城的种种不便。先是电脑网线怎么也连不上，服务员上来鼓捣好一阵，还是不行。后来从前台接待获知，整个宾馆的网络昨天上午就出了故障，已报修。今天能否恢复正常，尚不可知。接着是热水问题，怎么放，水都不热。

环视县城，土黄色的窑洞依着山势，高叠到山顶，低延到沟底。大城市有的很多东西，小县城都没有。县城毕竟小，街道和楼房都小了好几号，带着岁月的痕迹，看上去有些灰头土脸。不宽的街道上，小汽车、大货车、摩托车呼啸而过，在一处路口东张西望几分钟，才快速而谨慎地走到对面。

石楼县城东高西低，黄河的一条支流屈产河穿城而过。河里无水，

垃圾堵塞了河道，有挖掘机在清淤，挖出黑乎乎的淤泥。河道两侧建筑显得杂乱无章，多为低矮楼房，也有几幢高层建筑，显得很突兀，看上去没有什么入住率。张老师说，这是前两年房地产虚热的结果，连偏远的石楼县城都未能独善其身。

和张老师出去吃饭。街上的行人急匆匆地躲着太阳，就近到有遮挡的建筑下寻找阴凉。路边烟酒店里，几个身着背心的男人在打扑克。正是午后生意清淡的时候，饭馆服务员伏在桌子上打瞌睡，墙壁上电风扇摇头晃脑发出“呼呼”的噪声。饭馆老板跟张老师似乎很熟悉。“一天难有三桌客。关门吧，也没别的可做。”老板一边倒茶递烟，一边感叹道，除了偶有结婚、过生日的包几桌酒席，县城的餐饮没什么消费。

石楼县虽偏居一隅，斗城僻壤，却历史悠久。据石楼县志载，其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中晚期。此地商为沁国，春秋为屈邑，汉置土军县，魏时为吐京县，隋时改名石楼县，沿用至今。

石楼位于晋西，东依吕梁山，西濒黄河水，南、北、东分别与临汾市的隰县、永和县及本市的柳林县、中阳县、交口县毗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清涧县相望。辖4镇5乡134个行政村，总人口11.3万，总面积1808平方公里。

国家级贫困县的评定，始于1986年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到如今已有31个年头。其间国家级贫困县名单历经三次调整，石楼县始终名列其中，至今仍未甩掉贫困帽子。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颁布，石楼县被纳入吕梁山连片特困地区，同属吕梁市的临县、兴县、岚县也名列其中。这些地方是山西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在山西，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山西全面奔小康，关键看太行吕梁。

来自石楼县官方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县仍有3.6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这个数字，占了全县总人口的1/3。

事实上，石楼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从未停下过脚步。一份

当地史料说，1957年，石楼县水地、沟川地、垣地加起来只有3.8万亩，其余90%的耕地是坡地，分散在山顶和山腰，耕作极为不便。当时全县511个自然村，多分布在高山陡窿，仅担水、砍柴、下地走路就要占去1/3的时间。

1958年，在那困难的年月里，石楼县围绕人均三亩地的目标，大搞坝沟漫地。当年全县共抽调5671个劳力，打破乡社界限，逐社逐沟展开突击。经过苦战，在509条沟里筑下土石坝4216座，淤成沟地5万亩，其中当年收益的有3.07万亩。后来的三五年里又淤出八九万亩耕地，大大充实了基本农田。随着耕地逐渐下山和集中，村庄逐渐由山上向山下聚拢。

吕梁2004年撤地建市，当时所辖13个县中，有10个是贫困县。依靠优质煤炭发力，2000年之后，吕梁经济出现“井喷式”发展，财政收入也呈爆发式增长，增幅曾连续七年在省拔得头筹。煤炭“黄金十年”宣告终结之前的2012年，同为“兄弟贫困县”的柳林、临县和兴县，财政收入差距已有天壤之别：柳林逾70亿元，临县和兴县也突破10亿元大关。2011年石楼财政收入历史性地实现过亿，是吕梁最后一个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

张老师一直认为，囿于恶劣的自然条件，石楼农业底子太差，几无工业。用当地人的话说，农业是“天雨农业、不稳农业、脆弱农业、风险农业”。民间有顺口溜形容这里的耕作条件和作物收成：“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

农业比重偏大，工业比重偏小，带来经济结构单一，是贫困县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石楼县却是农业短腿与工业短腿并存。张老师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石楼摆得上台面的工业家当，是一个生铁冶炼厂和一个蓖麻油厂。后来，能产铁的那一块地方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划给了邻近的交口县，铁厂这个石楼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也拱手于人。蓖麻精油厂本来是石楼寄予厚望的一个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

但是蓖麻单产较低，比较效益不高，种植逐年萎缩，如今很多地方已难以见它的身影。本县产出的蓖麻籽让该厂根本“吃不饱”，就是周边十几个县的蓖麻籽都拉来供给它用，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得关门。

工农业经济总量偏小、产业支撑不足的县情难以根本改变，也没有突出的区位优势 and 发达的交通，县城人口规模扩大较慢，商业自然难言繁荣。“石楼自古一条街”，说的是县政府所在的延安路，是县城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这条街上的不少旅馆、饭店，因为月营业收入达不到营业税起征点，连发票都开不出。一到晚上八点半，这一带商店打烊，街面冷清，基本上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饭馆和商场。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石楼县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省、市的扶贫重点。翻阅现有的石楼县多年来的扶贫工作材料，不难看到各级政府的种种努力：领导干部包村增收、机关定点帮扶，涵盖了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劳动力转移扶贫等方面，扶贫工作呈现出“接力式”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省、市累计向石楼县投入扶贫资金不低于四亿元，先后派出扶贫工作队 180 多支，扶贫资金支持工程不可谓不多：修路、筑坝、打井、搬迁、栽树、人畜饮水、易地搬迁……

一些建设类或旨在长效的扶贫项目，最终效果如何，是张老师这种“公家人”以外的石楼人所不大关心的。老百姓更在乎的是一些能够即时受益的扶持举措，分配是否大致公平、兑现是否及时、数量会否打折扣，比如城镇和农村低保、惠农补贴、退耕还林补助、冬季取暖用煤补贴、合作医疗报销等。

说起周边“有钱县”，石楼的干部既羡慕又有几分不服气：“有煤的话，谁不会挖？不算涉煤的一块，看看他们 GDP 和财政收入能比石楼高多少？”

吕梁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上都含煤，煤炭总储量占到全省的 1/7，且绝大部分埋藏较浅，有“挖一铲子就是钱”之说。2003 年起，煤炭

行业迎来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光，吕梁原煤一吨最高卖到 2 000 多元，优势资源成为拉动吕梁经济发展的“引擎”，煤炭成了不少吕梁人的“印钞机”甚至“提款机”。“黄金十年”里吕梁发展之快，一度有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吕梁速度”。

石楼资源禀赋差，跟这一轮增长无缘。张老师说，县里曾经请来过探测队，眼巴巴等来的探测结果，让石楼人有望梅止渴之感：煤、气资源质量特别好，但普遍埋藏在地下 1 500 米以下，而目前国内能达到的采深一般在千米左右，超过这个极值，成本账就没法算。“老天爷从不眷顾石楼”，是不少石楼干部的口头禅。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受经济增速放缓、新能源冲击及节能减排等因素影响，煤炭行业暴利时代悄然过去，滑入“微利时代”。尽管众多吕梁人还在坐等煤价“回来”，但整个煤炭经济一落千丈。恰恰就在煤炭行情趋冷的时候，2010 年，石楼举全县之力，启动以“两煤一焦”为主的工业强县战略。“两煤”，即介板沟 60 万吨煤矿和赵家沟 60 万吨煤矿项目；“一焦”，即煜隆煤气化有限公司 100 万吨机焦项目。石楼自然连“晚集”都没赶上。

张老师说，在很多方面，发达地区总是快一步，欠发达地区总是慢一拍。

截至 2014 年 8 月底，吕梁市规模以上煤炭、焦炭企业亏损 187 家，亏损总额达到 61.4 亿元；停产煤炭企业 92 户，占全部停产企业的 78.6%。这也殃及石楼的劳务输出。

“在孝义、柳林、交口等产煤县市，不少靠煤炭发家的人，虽然处于‘啃老本’的状态，但尚能抵挡一时，即使耗得面黄肌瘦。而过去不少就近到这些县市下矿井、干苦力的石楼人，‘啃’甚哩？”张老师显得很忧心。这些下矿井的农民，除了一身力气，啥也没有了，去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打工，先不说技能，打工的高生活成本是他们所承受不了的。

到石楼的第一个夜晚，难以入眠。夜，静谧得让人有些发慌。街道上的路灯发着稀稀落落、若隐若现的光亮，整个县城已沉沉睡去。在繁华与浮躁充斥的今天，石楼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安详与静谧。置身此地，我关注着与都市和都市的红男绿女毫不相关的另一重风景——一片远离了翠色与柔美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宿命的黄土堆积成了宿命的高原，宿命的高原上活着一群宿命的人。

第二节 黄河

石楼县境内梁、峁、沟、壑等高原特有的风貌，构成了粗犷、雄浑、朴拙、厚重的地域风光。这里沟壑纵横，坡陡沟深，植被稀疏，黄土裸露，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条件恶劣。耕地多为贫瘠的山地、坡地，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农作物广种薄收。千百年来，这一方薄土被石楼人视为“刮金板”，祖祖辈辈辛勤耕作、艰难求生。

深切于黄土高原之中的晋陕大峡谷，是黄河干流上最长的连续峡谷，左带吕梁，右襟陕北，谷深皆在百米以上。由于急缓交替时黄土丘壑泥沙俱下，晋陕大峡谷河段的来砂量占全黄河的 56%，成就了黄河之“黄”，尽管它的流域面积仅占黄河全长的 15%。

黄河经山西偏关县老牛湾急转向南，在晋陕大峡谷中下部，遇吕梁山阻挡，陡然向东，冲出一个奇特的大转弯——石楼黄河第一湾。“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文化也造就了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坚毅的性格。

外地人初到石楼，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社会调查，第一站要去的当然是黄河。

出石楼县城，沿 249 省道向西行进，沿途不时能看到“天下黄河第一湾”的道路交通指引标志牌。距离黄河越近，道路弯度越大，坡度越陡。60 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多小时。车子抵近前山乡马家畔村，驶上石（楼）